

KUN CHONG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昆虫记

KUNCHONG JI

JI

BIDU SHUXI

浙江
少年
儿童
出版
社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昆虫记

[法]法布尔/原著

肖 旻 徐小芳 戴 茵/编译

佟 飙 鲁 鲁/绘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原著;肖旻等编译;佟飙,鲁鲁绘.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2(2006.3重印)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ISBN 7-5342-2726-7

I. 昆… II. ①法… ②肖… ③佟… ④鲁… III. 昆虫-青少年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5814号

责任编辑 朱建政 美术编辑 吴珩 封面设计 唐筠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昆 虫 记

[法] 法布尔/原著

肖 旻 徐小芳 戴 茵/编译

佟 飙 鲁 鲁/绘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64 印张 5.25

字数 113000 印数 58636—61665

2003年2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1次印刷

ISBN 7-5342-2726-7/Q·2

定价: 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法布尔(1823-1915)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和生物学家,全名叫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一八二三年,他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农民家庭。法布尔从小生活在乡野,喜欢大自然的一切,很早就立志,要做一个为昆虫书写历史的人。长大以后,他通过刻苦自学,获得了物理数学学士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为实现自己的志向作了充分的知识准备。他又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对昆虫世界做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并作了详细记录,为以后写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法布尔一共写了二百二十多篇有关昆

虫和生物学方面的文章。他用这些文章编成的巨著《昆虫记》，有洋洋十卷之多，译成中文不下二百万字。从理论和科普意义上说，《昆虫记》算得上一部生物学著作，然而从文字的生动，叙述的精彩，描写的细腻和想像的独特来说，它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在二十世纪初，法国文学界曾以“描写昆虫的杰出诗人”的名义，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是瑞典文学学院的评审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法布尔就逝世了。

本书针对中国少年儿童的特点，从《昆虫记》中精选了描写蜘蛛、蟋蟀、蝉和松毛虫的十三篇文章。之所以选这些文章，一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杰作，较好地代表了法布尔的风格；二是因为它们文字生动，情节有趣，不像有的学术文章那样枯燥，小朋友读起来不会太费力气；三是它们描写的对象都是中国小朋友所熟悉的，在中国土地上容易见到的昆虫，读起来会有一种亲切

感。当然全本《昆虫记》十大卷，优秀文章比比皆是，可惜限于篇幅，无法都选进来，这点要请小朋友谅解。

在本书所收的文章里，法布尔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上面四种昆虫的生命本能和独特的生活习性。他就像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师，站在一具高倍显微镜前面，来指导我们观察昆虫由生到死的全过程。我们从他轻松讲述的故事里，可以体味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无情的自然法则，还可以从他细致的观察，独到的视角，幽默风趣的语言里，汲取大量的生物学知识，同时领略到文学的优美。

目 录 MULU

黑肚皮的塔蓝图拉毒蛛	1
虎纹园蛛	47
狼蛛	80
狼蛛的家庭生活	102
天生攀岩家	123
蜘蛛离乡记	141
蟹蛛	172
蟋蟀的故事	189
蟋蟀的歌	218
蝉的故事	250
蝉和蚂蚁	267
蝉的产卵和孵化	274
松毛虫的故事	286



黑肚皮的塔蓝图拉毒蛛



蜘蛛的名声向来不好：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一种可恶的、有害的动物，人们一看到它就会冲上去一脚踩死。但研究者却不会仓促做出这种结论，他们会认真展开对蜘蛛的研究：它具有杰出的编织才能，狡猾的捕食手段，悲剧性的婚姻，还有其他吸引人的特征。的确，即使不是为了科学的目的，蜘蛛也是一种值得用心观察研究的动物。但在传说中，蜘蛛是一种有毒的动物，正是它背负的这个罪名，才使我们产生了最初的



厌恶与反感。

说它是带毒的动物，这我是同意的，蜘蛛正是用带毒的尖牙武装自己，才能快速杀死捕到的小昆虫。但杀死小昆虫和杀死人是大不相同的。蜘蛛的毒素可以迅速杀死一只被网缚住的小昆虫，但对于人而言，让蜘蛛蜇(zhē)一下跟被一只小蚊虫咬一口差不多，毒素甚至还少一些，没有丝毫危险。至少我可以保证，在我们居住的地区，绝大多数蜘蛛对人是没有危险的。虽然这样，少数人仍隐隐地担忧。这其中主要是科西嘉的农夫，我们称这种担心为“多余的担心”。

我曾看到在泥泞道路的车痕、蹄印里安身的蜘蛛，它布下一张致命的网，得手后勇敢地冲向比自己还大的俘虏；我也曾对它那缀(zhuì)着深红圆点的黑丝绒“外套”欣赏不已。但关于蜘蛛，我知道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让人恐惧不



安的故事。

在阿雅克肖和博尼法乔两地,蜘蛛被当做一种非常危险的,有时能置人于死地的动物。农夫们对这种看法深信不疑,而医生们又未敢反驳。在普约附近,离阿维尼翁不远的地方,农夫们谈到一种蜘蛛时总是忧心忡忡。这种蜘蛛是李奥·杜弗在卡塔洛尼亚山脉首次发现的。那儿的人说,被它咬中可不得了。意大利人讲起塔蓝图拉毒蛛也没什么好话,说这种印度蜘蛛会让伤者痉挛(jīng luán)狂躁。他们说,这种病症叫做塔蓝图拉症,只能靠特殊的音乐才能除病解痛。这种起医疗作用的音乐和舞蹈疗效显著。这种舞蹈节奏明快、动作灵活,是不是源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城的农夫的医术呢?对这些怪事,我们究竟该当真还是仅仅付之一笑呢?仅从我所知的这些情况,我不会发表任何看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音乐可以缓解伤者因



塔蓝图拉毒蛛引起的狂躁；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仅靠这种快节奏的让人出汗的舞蹈就可以缓解病痛。

当卡拉布里亚城的农夫向我讲起塔蓝图拉毒蛛，普约的种田人谈起他们的恐蛛症，科西嘉岛的农夫提起多余的担心，我丝毫没有嘲笑，反而陷入了深思和疑虑。这些蜘蛛也许真的该受诅咒（zǔ zhòu），至少该受冷遇。在这样的背景下，黑肚皮的塔蓝图拉毒蛛，我所在地区最厉害的蜘蛛，也许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关注。我并不打算探讨医学问题，我最关心和感兴趣的是动物的本能。但既然在捕食战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毒牙，我就谈谈它们的功能。塔蓝图拉毒蛛的习性，它捕食前的埋伏，它的战术和捕杀猎物的方法，这些是我以下要谈的内容。

我很喜欢李奥·杜弗对塔蓝图拉毒蛛的描述，也是这些描述使我走近蜘蛛。这里我且引出他的一段描述。这位



朗赛的才子提到的是卡拉布里亚普通塔蓝图拉蜘蛛，是他在西班牙发现的。

他说：“狼蛛塔蓝图拉毒蛛喜欢呆在开阔、干燥、未开垦的、能晒到太阳的地带。它们——至少是完全成年后——多住在自己挖掘的地下通道或者洞穴(xué)里。这些洞穴多为圆柱形，直径一英寸，离地面约一英尺，并不是垂直的。这些弯弯曲曲的‘肠子’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位地下居民不仅是一个有手段的猎人，还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对它来说，洞穴不仅是它躲避仇敌的藏(cáng)身之所，还是它捕食猎物的瞭(liào)望口。塔蓝图拉毒蛛能未雨绸缪(chóu móu)，为一切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事实上，地下通道的起始处是垂直的，在离地面约四到五英寸的地方，就斜下去，形成一个钝角，然后又垂直往下走。塔蓝图拉毒蛛就守在拐(guǎi)角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洞口，像



一个机警的哨兵。在搜寻它们时，我总能感到，就在那个拐角处，有一双像钻石一样闪烁(shuò)，像鼠目一样贼亮的眼睛在暗中盯着我。洞穴的通气孔都是它亲手建造的，像一座真正的建筑物，地面高度约一英寸，有时直径达两英寸，比洞穴还宽敞。这尺寸就像丈量过一样，能让毒蛛在捕食猎物时充分挥舞拳脚。通气孔主要由干木屑(xiè)和黏(nián)土搅拌成的混合物建成，毒蛛一点一点地把混合物垒成一个直筒，中间是空的。这座户外建筑十分坚固，蜘蛛在其内部加了‘衬里’——用丝密密地织出来的。洞穴里也有这样一层。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层‘衬里’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既可以防滑防摔(shuāi)，又可以使洞穴保持干净，让蜘蛛安稳地守在哨所里。也许这些哨所外形并不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在蜘蛛的洞口经常找不到这种哨所，也许是某些天气原因



使哨所遭到了彻底破坏,以致找不到任何痕迹;或许是因为蜘蛛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建筑材料,更可能是因为只有少数体力与智力相当成熟的蜘蛛才能拥有这样高超的建筑天分。”

可以肯定的是,我确实见过很多这种哨所——蜘蛛洞穴的户外工程。蛛形纲动物的哨所有着好几种用途:洪水暴发时,它为蜘蛛提供避难之所;狂风劲吹时,它为蜘蛛遮(zhē)挡户外的落物;它还是蜘蛛觅(mì)食的陷阱,是飞蝇小虫的葬(zàng)身之处。蜘蛛如此精明而英勇,谁又能识破这位猎手无穷的诡计呢?

现在我们来谈谈更让我感兴趣的事——塔蓝图拉毒蛛的捕猎。蜘蛛的最佳捕猎期是每年的五六月间。当我第一次观察蜘蛛洞时,就发现它躲在洞穴第一层——即前文所说的“拐角处”。一开始我想用蛮(mán)力来对付它,就用一



把一英尺长两英寸宽的小刀,不停地掏那些洞,一连干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抓到蜘蛛。我又开始更大面积地寻找,想抓住一只塔蓝图拉毒蛛,冲动之下甚至想拿把斧头,把这些洞穴劈开。最终一无所获的我终于放弃了武力,改用头脑。

人们都说:需要是创造之母。我居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找来一根植物的主茎,在顶部绑一个麦穗(suì),用做诱饵(ěr),在蜘蛛洞口轻轻地晃动。很快我就发现蜘蛛的注意力被穗饵吸引过来了,开始谨慎地踱(duó)着步向麦穗走过来。我将这个家伙引出洞,确信它已无法逃回洞中后,迅速抽开麦穗;蜘蛛见势不妙,转过身嗖(sōu)地朝洞口冲去,我当然不会让它逃跑得逞,抢在它之前把洞口封住了。塔蓝图拉毒蛛一时冒昧(mèi)行事昏了头,就连躲避我的捕捉时也显得异常笨拙(zhuō)。



最后我把它赶入一个纸袋，迅速封上袋口。

有时候，蜘蛛会起疑心，怀疑是陷阱，或者当时并不很饿，就会按兵不动，与洞口保持一小段距离。可能它认为此时并不是跨越门槛(kǎn)的最佳时刻。它的耐性显然超过了我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改换战术：首先确定蜘蛛的确切位置，然后探明洞里通道的走向。一切准备就绪后，我用一把小刀沿通道斜插进去，堵住蜘蛛的后路，再用东西在洞口装蜘蛛就大功告成了。



这套战术屡(lǚ)试不爽(shuǎng)，特别在松软的土壤(rǎng)中更是百试百中。在这种恶劣环境的逼迫下，塔蓝图拉毒蛛要么受惊舍洞而去，要么顽固地以其背部来抗拒刀锋。如果蜘蛛采取第二种态度，继续顽抗，我会用刀把泥土连同顽抗的蜘蛛一同挑出来，然后轻松将它捕获。用这种方法，有时一小时



能捕到十五只塔蓝图拉毒蛛。而有的时候，塔蓝图拉毒蛛识不破我的陷阱，那就更不用花那许多工夫去想办法堵后路了。我只需把诱饵伸到洞穴深处，蜘蛛就会跟着麦穗一同舞动；我向外抽回麦穗，这个趴在麦穗上的蠢(chǔn)家伙就会被一同带出来。据说阿普得亚的农夫也常用这一招来捕获塔蓝图拉毒蛛：他们会在蛛穴处用一根燕麦穗模仿昆虫的声音。

塔蓝图拉毒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可怕，特别是当脑海中浮现出它那凶猛的厮咬和狰狞的面目时，更是让人不寒而栗(lì)。然而在实验室里，我却经常发现塔蓝图拉毒蛛特别易于驯(xùn)服。

一八一二年五月七日，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我逮(dǎi)到一只普通蜘蛛大小的塔蓝图拉雄蛛。当时我并没有伤害它，而是把它囚禁在一个玻璃罐(guàn)中，用一张纸封起来。当然我在纸上开

